

古代才女评传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

卿云歌 著



古代才女评传·

#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卿云歌 著

明月篇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 明月篇 / 卿云歌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47-4670-0

I. ①流… II. ①卿… III. 女作家—生平事迹

—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K8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9827号

书 名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 明月篇

作 者 卿云歌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李仁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670-0

定 价 24.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自序

### 为伊造境成

敲完这本书的时候，最后一个字落到屏幕上，窗外也正好有雪落下，我和冬天一起对这一年做了个了结。

雪无声，细细密密，是撒盐空中那种，像巨大的沙漏从天上倾倒，自上而下默默渗透，时间，空间，天光，市声，对面的红屋顶，循规蹈矩的行道树……一切都被包容在莽莽苍苍之中。无序的有了序，有序的失了序，天地间只剩下同一个白色准则。雪就是这样，来时总带着惊动的宁静，万物被惊动了，又宁静了，既而顺遂地进入它的世界。似是不情不仁，又似是大义存焉，它凭空造了一个境，给我们。

想曹雪芹在悼红轩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漫长的创作岁月也曾下过这样的雪吧？他守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忽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她们的行止见识，她们的风神气质，她们在世事翻覆中的运命，感叹无人为闺阁立传，因而起心作书。

但见意念中生出无数汉字，一枚一枚如空中雪，飘落，堆叠，结合，亦有波折，旋转，扭曲，呈现多种形状，一座大观园图景就此徐徐展开，或华阁飞楼，雕甍绣槛，或蘅芜披拂，翠竹掩映，或寿宴承平，言笑晏晏，或孤馆寒塘，悲声哀哀。那些女子便在此间，行走，坐卧，歌哭，吟唱，敷演出一段故事，一场红楼清梦。

文字所筑，不过半透明的场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处处有还无，虚像之下有真实的心像做承托。曹雪芹小说家言，以“梦”“幻”等字标示所造之境，并于境中再造境，空中立起一座太虚幻境。红楼梦中梦，宝玉沿着配殿间的长廊虚空地走，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春感司……一路看来，都是女子们的爱嗔感念，或可称兴观群怨。“薄命司”的名称最为凄惨，古代女子薄命者众，红楼女子便是归于此处。大橱里正册、副册、又副册，薄薄几本，寥寥数语，就把一群女性的人生交割完毕，细思忖，令人生悲。

我私心里并不认同这些分类与界定，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女性一生除了为情生痴怨、春感秋思之外再无其他，她们都是些单薄的没有热力的纸人儿，没有丰富博大的内心世界，没有过去未来成长衰老路上的复杂感受与性格蜕变，她们所具备的都是男性视角下所需要的，她们的存在也是以男性需要为先验的模拟。事实上怎么可能呢？

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一个脱离男性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国度，士农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有子母河帮助无性繁殖，却是见到男性便横蛮热切地掳掠了去强要成亲。美丽绝伦的女王，以一国之富招赘夫婿，自愿让出王位——泼天富贵一下子砸到某个男人头上，这是出于女人的需要，还是基于男人的意淫呢？

美国女社会活动家吉尔曼也创造过一个女儿国，是在小说《她乡》里。与东方游戏性质的女儿国相比，“她乡”是一个堪称严肃的乌托邦，强调女人之独立为“人”，不是为取悦男性而塑造的“像女人”的人。她们自由地发展身体、能力和心智，有强壮的体魄、矫健的身手，勇敢，慷慨，理性，聪慧，并紧密互助，和谐共生，构筑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没有性别歧视、没有战火纷争的文明社会。这是一个横向上似乎完全封闭的圆，却又善于吸纳外部文明，加以筛选为己所用，进而纵向上高度发展，以至于超出地球上其他人类社会的任何文明，达到了完全自足、自我完善、自我圆融的地步。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我笔下的中国古代才女可以生活在“她乡”，然而这不可得。

我没办法造一个小说家的境给她们，太虚幻境过于虚幻，西梁女国太儿戏，“她乡”又完美得不真实。我也没办法依据现代社会的偏好，给她们搽脂抹粉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构织八

卦绯闻以满足现代人的阅读趣味，或者挖掘一点不及其余，力图出新出奇，以吸引读者眼球。

我所能做的，是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设身处地为她们建造适宜她们每个人的境，使她们能在不同时代里，不同伦理观念下，不同的社会关系点上，在尽量接近真实的状态中，自然地展示各自的人生。我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个全面的人，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使读者能与之共情的人。

这些普通而又非凡的女子，她们的身影能不被历史风云所湮灭，当然不仅仅是诗文名气的缘故，还有更深层的值得关注的东西。

卡尔维诺说：“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有才华的女性，都有内在的力量，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心灵秩序。这个秩序是如何建立的？文字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人生阅历导致了怎样的差异？她们如何依靠这个秩序来抵抗外界的挤压与侵蚀？社会历史又给予了她们怎样的影响？关于她们的记载与评价经过怎样的嬗变？这中间还体现了各个时代什么样的女性价值观？诸如此类，皆当深思。

观堂先生谈词有“造境”与“写境”之分，还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又云“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我这里却是

借境而言说写作，不同作者所造的境自然不同，给予境中人物的风貌、气质与舒展度也不同，对于心灵秩序的呈现自然也是不同的。而这境，与观堂先生之境是相通的，无我之境其实还是有我，离合悲欢当是境，心志思虑亦当是境。

“境”这个字，总让我想到“镜”“鉴”“照”等，在《文心雕龙》里后三个字有相通处，是为鉴照也。造境而成镜，那镜何如呢？我之能力所限，也许是一面昏黄的铜镜，也许是一泓澄澈的秋水，也许是一轮高远的明月。而成与不成，各人所见亦不同。男人看见才与色，女人看见爱与痛；达观者看见人世轮回，悲观者看见生死无常；爱好诗文的看见诗文，爱好故事的便看见故事……

今日花照过昔日眼，昔日明月又到今日梅边，今人的所适所感所兴发亦在多年前被昔人道破，而时光永如流水汤汤而过，读古人即读今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此即为创作这些古代才女评传的初衷。庸常如我者也不过是借着这些古代女子的人生照一照现世，再照一照自己罢了。



## 目 录

### 自序 为伊造境成

许穆夫人——载驰救卫歌慷慨	1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	4
巧笑之瑳，佩玉之傒	13
有怀于卫，载驰载驱	22
班 昭——洗尽铅华自生香	33
芝兰玉树竞秀芳	35
东观续史展素手	40
汉宫女师曹大家	44
女诫懿德传千古	51

蔡文姬—— 一生辛苦记乱离	60
我生之初尚无为	61
天不仁兮降乱离	66
胡笳动兮边马鸣	71
响有余兮思无穷	76
谢道韞—— 女中高士晶莹雪	85
清逸才俊谢家树	87
咏絮才高谢家女	91
林下之风动京城	95
大运飘飘度劫波	102
上官婉儿—— 日边红杏和露栽	107
自言才艺是天真	110
日边红杏倚云栽	114
长长久久乐升平	119
红消香断难为情	126
薛 涛—— 扫眉才子总不如	134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137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141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153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160
<b>李清照——自是花中第一流</b>	<b>164</b>
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167
中州盛日，簇带争济楚	173
云鬓斜簪，教郎比并看	180
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188
且归来也，著意过今春	194
武陵人远，烟锁秦娥楼	201
故乡何处，忘了除非醉	208
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215
匹夫无罪，怀璧一何苦	221
我归何处，蓬舟三山去	228

## 许穆夫人

### 载驰救卫歌慷慨

许穆夫人：春秋时期女诗人。姬姓，名不详，卒年不详，约生于公元前690年，春秋时期卫国（今河南淇县）人。卫国公子昭伯之女，嫁于许穆公，故称许穆夫人。貌美，性聪敏，有才华，是我国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载驰》一诗确认为其所作。

春秋，这两个字好，古人用来命名一部史书，温和冲淡，有沧桑感。后人又以之命名那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分期里，这大概要算得最美的名称了。仿佛能看到山川广大，平畴旷远，空气透明如水，和风轻抚细草繁花，路上的人衣着朴素气质雍雅，像是直接从《诗经》里施施走出的。

事实并不尽然，历史永远不肯迎合人的想象。周朝自平王东迁后，王室日渐衰微，诸侯蠢蠢欲动，日渐有问鼎之心。上古的风吹

到春秋初期，也日渐有了暴烈气，战旗猎猎，战马萧萧，烽烟堪堪将燃。这样的世道是属于男性的。女人太孱弱，要么被劫掠，要么被进献，要么死于劳作或乱离。平凡的，默然消失在历史的风烟里；出众的，生死依托在某个男人的权位上；其更甚的，要为亡国承担红颜祸水的骂名，以一种单一的面孔在史家笔下蒙羞数千年。

只有一个女子是例外，在那一段历史里，她有才、有貌、有胆量、有识见，依靠一己之力，卓然独立于男性化的青史中。那形象，当是一棵木棉树吧，一树高高璨璨的红，天空里生长的奇迹，叫人不得不俯首。确然，她获得的尊重是普遍的，从国君到民众，从当世到后世，从历史到文学，没有异议的一致。

她就是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诗人，有《诗经》为证。

《诗经》里有很多兰心蕙质的女子，或写诗，或被写进诗里，化身为文字之树摇曳两千多年。其中有些充满忧思的诗篇明显出自女子之手，但时至今日，能被确认为作者的只有许穆夫人一个。《毛诗序》曰：“《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左传》详细讲述了这段史实，明确指出“许穆夫人赋载驰”，汉代刘向《列女传》还为之作颂称赞。有史为据，故而许穆夫人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始祖。

另据清人魏源《诗古微》说,《诗经》中《泉水》《竹竿》两首也是许穆夫人所作。

她还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人。

目前所知,西方第一位女诗人是古希腊的萨福,生长在从口传到信史的过渡阶段,根据资料推算,约略是公元前630年到公元前592年(另有资料称是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560年)之间。而在中国,有史可征的公元前660年,许穆夫人已婚,且载驰救卫,生活年代比萨福早是一定的了。

其实,这些“第一”本身没有多大意义,唯一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在那么遥远的年代,女性已经能用文字准确表述自己的怨怒和理想,并通过这些文字获得与男人等同的社会影响力。《圣经》从创世之初就把女性放在第二性的位置上,中国上古尚有女娲抟土造人这样好的创世神话,但从母系社会制度被父系社会制度替代后,女性的地位也逐渐被第二性了。由今天看去,不管怎么说,春秋时代还能有让女性这样彰显的空间,可知后来宋明理学对于女性话语权的禁锢是多严重的大退步。

“女子无才便是德”,幸好春秋时代还没造出这混账行子话来,不然《诗经》和《春秋》该有多么乏味,缺少了许穆夫人的春秋时代又该有多么寂寞。

##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

这是《诗经·桑柔》中的一句诗，意思是国有乱生，民心不稳。恰可用来概括许穆夫人出生前后卫国的情况。

作为贵族女子，天然就是政治的人、国家的人，一出生就被牢牢黏在了利益之网上。身份高贵又如何？说到底不过是一只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卑微蚊虫罢了。春秋时期复杂多变的局面，诸侯国之间错综纠葛的关系，更决定了这张网的庞大、繁杂和霸道。而她出生在哪一个国家，怎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之前的贫富强弱，之后的国运盛衰，一直会影响她的婚姻、人生乃至儿女的命运。她和她的国家互为筹码，跟命运有一场豪赌，赌资是自己的全部，结局却要看上天的意思。然而在成败结果出来之前，人总是相信手中的筹码，以为握得越多，胜的概率就越高。

要想称量许穆夫人的人生筹码，须得话说从头，讲一讲卫国的前世今生。

当年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占领都城朝歌一带地方，三分其地。朝歌北边是邶，东边是鄘，南边是卫，此即《诗经·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所由来。武王把这三个地方分别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以治理殷商旧民，谓之“三

监”。及至武王驾崩，成王继位，因成王年幼，故暂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辅政。这时候，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叛乱，周公起兵诛灭之，然后把这三地和殷民七族封给弟弟康叔，康叔建立了卫国。所以，《诗经》中的《邶风》《鄘风》《卫风》在当时被视为一组诗，都属于卫诗。

康叔下传十一代到庄公，庄公即《诗经·硕人》里那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人庄姜的丈夫。庄公死后，传位于儿子桓公，有州吁作乱弑桓公，卫国大夫联合陈国杀死州吁，立宣公。由卫宣公开始，卫国局势愈加混乱，同时也造成了许穆夫人身世的混乱。

如前所述，卫国受封的是殷商旧地，故而殷商旧习有很大遗留。商朝人擅长经济贸易，据说最初商部落的发展强大就是靠的这个，这也是后世把买卖人称为“商人”的由来。所谓“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诱”，饱暖思淫欲之故。殷商末期的奢侈淫靡之风就比较盛，朝歌为甚，而卫国亦是在朝歌立都。在春秋各国中，卫国人最是爱饮酒、好女色、放纵情欲，被公认为淫靡的“郑卫之音”就包括卫国的音乐。

这个国家，也正是个盛产无道昏君的国家。

却说卫宣公晋，做公子时就与其父之妾夷姜私通，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起名叫伋。宣公即位后，不再掩人耳目，与夷姜出入如夫妇，十分宠幸她，并立伋为太子，令右公子教导之。伋长到十六岁，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宣公决定为他聘娶齐僖公的长女。

齐国女人的美丽在各诸侯国是出了名的。《诗经》里不但有《硕



人》这样集中盛赞齐国美人的，还有《衡门》说“岂其取妻，必齐之姜？”——意为“难道娶妻一定要娶齐国姑娘吗？”——大概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反问，但刚好从反面反映出当时各国男人娶妻的最高理想。再加上齐国是太公望即姜尚的封国，姜尚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周朝大功臣；齐国后代又善于经营，国力强盛，所以周王室的后裔封国包括卫国都爱跟齐国联姻。“硕人”庄姜，伋的母亲夷姜，还有这位即将出场的宣姜，都是齐国嫁到卫国的美人。

姜尚后代嘛，故而齐国贵族女子都姓姜，之外就没有名字留于青史了，来自齐国就是“齐姜”，嫁给卫国就是“卫姜”。“卫姜”太多了，于是各依其丈夫谥号为名，嫁给卫庄公的叫“庄姜”，嫁给卫宣公的叫“宣姜”。而“夷姜”，大约是随同庄姜陪嫁来的媵——关于春秋时期的媵妾制度，后世猜测很多，今据《公羊传》说，“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一娶九女”。简而言之，诸侯可娶某一国国君之女为正妻，此女一般是国君嫡妻所生，另有两个同姓国国君送女陪嫁为媵，在这三人之外，每人还要分别有两个陪嫁的媵，一般是她们的妹妹或侄女，庶出者居多，如此总数便是九个了。当然，这只是有名分的九个，随同而来的其实无数，如《诗经·大雅·韩奕》所说，韩侯娶周厉王的外甥女时，“诸娣从之，祈祈如云”。而国君若对九数不满足，还可以另外有媵妾无数。依照礼制，唯这九个是正妻和有地位的贵媵，所有儿子可顺次享有嫡子及公子待遇。

靠着这种政治婚姻，各国之间建立起姻亲关系，结成纵横交错的联盟。可悲的只有那些女子，她们没有个体的人的爱憎，而仅仅